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ZF46/1
六一·經部·詩類

詩通四卷 [明]陸化熙撰 一

詩經偶箋十三卷 [明]萬時華撰 一四一

詩廣傳五卷 詩譯一卷 [清]王夫之撰 三〇九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清]毛奇齡撰 四〇五

毛詩日箋六卷 [清]秦松齡撰 四一五

詩觸六卷 [清]賀貽孫撰 四八三

詩

通

〔明〕陸化熙 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
少泉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二〇毫米寬二五二毫米

陸羽明先生著

詩通

書林李少泉梓行

詩通自序

經有為可說而清多矣猶不能清毛氏詩何也詩之義或顯言之或微言之或正言之或託言之或反覆言之或參差言之總言入情所欲言而又以韻為體章句分韵之叶成章依咏

序一

諧聲情指自見述者他經專說道理
在後人之窮深極微以紀合者也紫
陽氏說詩尤重叶韻說道理處絕少
故石集詩註注他後集註特長空微
小滿人意者止因急於所謂微言訖
言波變風利導之訖槩認為濁變雅

追慕之刻即判為羨耳。要至聖之所止，在詩柄而於詞義無礙。保文衍義原是舉業家譜而詩義羨欲以其攀蘿態度為筆下之詞含詞義安形求之應少。追先子受詩以是口傳先兄則畧標大指於書頭令予更將朱傳尋釋。

卷二

無追冕所謂講說也。己丑始追錢氏整得一二種墨處則畧繁即太繁裏以賜冕附於先子所標之後於考證猶寒上耳。後冕晉陵徐氏翼說乃思涉獵序傳箋跡摘空碑者筆乞善偶有會及有潤粧乏人皆筆之他如商

周書之通於雅頌左國之通於風三禮之通於祭祀典饗者隨閱隨記積之數年書頃塗誰殆盡無非期贊管時微有根據不致純謬畢露而已後先錯雜未遑恤也。壬子北征付兒曹手錄以當工課稍有倫次遂為書肆。

卷三

物色因手告以果缺灾本須為伊整頓一番而止休沐之辰擬依紫陽手稿一小誼補以爾雅毛傳鄭箋孔疏為證而逸者次乃錄紫陽總誼記以小序最淺乃復以家庭而閑與管窺所見今而成編使讀者一閑卷而專門

訓誦與大儒把柄了，在目參觀

證於經學不無少裨而俗錄之未
休迨夢哉既廢心緒棼然不堪作此

遺細工友無以謝肆中人聽至持初
稿玄終之近世經學無非為闡中一
義作計曆考甚遂取資甚便妙于向

序四

之粗加料理間有筆記即已是近是
愚矧更求多手哉風雅未渝洞博代存
揚花緒正何患夢人姑識予初志也
戊午夏日海虞陸化熙羽明甫書於

用拙齋序



詩通國風卷一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男休徵編錄

關雎

此詩全是宮人寫其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己之詞。蓋平
日見君子之德已真而未配。適得此淑女一時思想。如
君子真須得如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威宮中。
人向何處去。除非是夢想。念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而
無可抒寫。有托之琴瑟鐘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故是
風人妙境。若如後人說詩。認定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則殊
無可抒寫。有托之琴瑟鐘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故是
女之窈窕。見之且難形容。未見豈能懸想。蓋從何生。况大
邦有子。文定吉祥。其采已非一日。亦何事懸虛勞此客寐
為哉。朱注于求之友之榮之。誤下則當字最識此意。
關雎一句。已起得窈窕二字。在河之洲。不過以足上
句。而洲字與逑字韻叶。窈窕訓幽閑之意。便見非。幽閑可
喜。寫其德性。若此。誠亦是渾成字。不須預着窈窕總之女。

字及君子字俱不可不認。得女字則知太叔許多盛德。俱含其中而全無形迹。認得君子如何面目。自知適箇配。四為恰好。允所謂和樂恭敬及宗廟內治等語。與窈窕好逑全不相干。女上加一沫字。迷上加一好字。便躍然有喜樂之意。

荇菜柔順芳潔可羞神明故以興淑女之當求。左右流之只是沿流去求未有定方。且未見有荇菜可採故以興未得而求寤寐求之。惄惄下宋之不得四句。脈與服膺義同。轉之留者欲轉而不轉也。愁我愁我。曉頂寤寐思服。起下輾轉反側。俱跟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以形起既得之喜。半曉追一舉。聊聊。

○左右采菶無所不用其采與烹芼也。故亦曰無方。支之樂之。是自家友樂升女之情。借琴瑟以寫之也。琴瑟絲聲。有婉婉順意。則云親愛鐘鼓金革聲。有宣揚歸屬意。則云娛心。不分淺深。亦非所謂尊奉無已。只是心上懼折湧躍不能自己而如此疊咏耳。

葛覃

卷五十一
詩
古者婦必有師以學事人之道。所謂姆也。告師氏是以婦寧告之。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也。私衣札衣不必是葛。善游害否。卓采札服言。只是自家料理。非與師氏商議。薄生士同詞。與楚詞寒與暖一例。不必認。是累龍其工。無取過飾。註中且同字。是體會后妃自擬聲口。兩得字宜玩。末要陳收幸。得葛成意思。

采物登高。飲酒。松是托言。以嗟我懷人。為主。寘彼周行。冥此詩說者多以沿葛為主。尋味語脉。却以為特歸寧。而追叙葛之生成。與治之事。如此。蓋后妃以貌競女工為常。何知其久且勞。只是一日未畢。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三國情。則殊免其成為可幸耳。如此看。方見渾然語脉。而諸

三章亦不是因登高不得。方思酌酒以解。總為懷人在念。則采物登高飲酒。都無興緒耳。意言在外。

摵木

三章總以卑順受益為典。集只聊指遠下之德言。脉在東。委意中而不出諸口。中履即踐履之履。視履考祥。自然行與吉會。故不曰據而曰履也。聚是繫于其上。綴有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似。薨是偏覆。將有陰扶默助意。與偏覆相似。榮是旋繞之間。成有萬福完聚子弱。無有缺隋意。此蓋旋相似道。篇意無淺深。而層疊歌咏。蕩然見無已之顧。

螽斯

此詩傳是嘆和氣之致福。而層疊言之。說螽斯即是說后妃。不須另立正意。說上群聚之和也。既化而齊飛。則和聞于聲。故曰薨。既飛而欽翼。則和見于形。故曰群。子孫是已然事。故曰宜。振。以壯威言。經。以生育不絕言。娶妻。以盛衰無盡言。字畧有別。通章精神全在三箇宜字。

桃夭

施之夭夭。便含着時字。守貞待字是正。嘉會合禮是時。詩中無此兩意。但當時風教之美。大都如是。而詩人見此于歸之女。想見他是一個賢女。故嘆而美之。

兔罝

此詩不湏泥駢才衆多。只說所見。且免武夫之才。層疊美之耳。註中雜字猶字俱贅。且免。即如莘野之耕。渭濱之釣。豈是穀葉。古人出焉名世。處即守其常職。大率類此。要知因所事以起興。不可講像賦體。丁丁干城。止翻叶中林腹心。便相關矣。施置不一其處。與干城好述腹心。不可一端窺測。亦復相應。案得破時則堪受。干城之寄者。豈不即是好仇腹心。

肅。是網罟網舉目張之象。我謂之撫拯。撫入地。張置其上也。赳赳。非贊詞。只大槩摹他武勇之狀。亦不必謂是推舉少文。公侯二字亦要認。蓋才士堪對付別的人。猶無奇偶。這一卷。

鵲巢

小序曰。朱首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疏曰。天下亂。讓兵役不息。歲躬不閑。豈恩子也。今天下和平。婦人無子。知此。方見朱首之采。非無為。而相樂亦有報除。

采蘋

却平之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未有掇捋桔梗。逐字曉
頂直下。拾者拾其穗。擣則取其子而棄其穗矣。桔梗須恕。
其無心自適之狀。蓋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取。何以携
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耳。和平無事光景。溫于言外。

喬木

此詩要識得。反覆嘆美意思。通重在不可水上。興以喬木
想楚。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水。見潔不可犯也。註中
端莊靜一。是想像其所以不可求。全龍游女身上。全人望
而知敬說。善惡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也。步先低矣。註中
不可求不可方。亦緊繫着漢廣江水。不為沫之方之者說。

唐韻

宋以絕流橫殘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屬永。
刈楚有愛。其想然于薪中。而忻然從事意。之子于歸二句。
是預擬之詞。後來將秣馬作願。為執鞭亦所折慕。一例迴

贊

贊。雖雖。終屬未妥。此還是以禮適人。馬服御良光景。而不
可妄求意在其中矣。平。看此詩。則不可不思之。求。正是求我庶士之求。故下
二章。遂言之。子于歸。蓋求之而自歸也。與吉士誘之不同。
秣馬是于歸時實事。范詩者只為欲見被允。強為秣馬之
說。者詩人語却夫巧。不知即如此看。其教化亦可想見。

安墳

此詩曲盡久後物歸。致慰藉情況。註中追賦。只指首章
言。道卒亦不專。父母先述。此想是慰解。續旁之深。情平
○後。係故條缺。非易紀時。而時序自見。墳計大陵。益防以
無水。其狀如墳也。志訓誠意參小弁。訓思兩義。方備益人
感而思食。其意惄然。思君子之切。如重誠而思食也。便有
恐避。乘意。非不是拗。微下王室。如幾真。有旦夕難保。相
見無期。之恩。此以自慰。下節。遂慰君子。
取前訪禹。見君子滿分之弱頰尾。見形容之憔悴。且二年
之別。覺頰色有大異。去時者如熾。就後事不息。言父母本
恩。辭懷。保說。犯迎。即有恤。有憇。可瞻。可依。益民望。仁君
備道。一參

唐韻

在上。近周近也。遠亦近也。不作施施。亦不濶濶。到忘榮遇
是。慰以身雖已。婢役雖尚繁。猶有父母可待。頰耳。

辟趾

全詩以親疏為次第。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是上一層
話頭。只重在以辟趾定角。哭子。孫宗族上。如言仁厚之德
濟于家庭。便是于嗟辟兮。是直以矢。孫公族。為職。兼賞其
同于辟也。王者之瑞。亦自辟而言之。文王方服事穀。作詩
者。豈如後人稱說符命。賴以哭。王。湊詭深歎。

鵲巢
婦人之德。無能無儀。故取典于鳩性之拙。通詩未嘗能成

總字而其宜有此威禮者則德也。居之謂始來禮之方是居之定盈是居之滿詩本以鳩言註言矣廢姪娣之多則此詩之密意言也。御是夫家將是女家成字兼送迎而成于歸之禮言見得無曉儀無袂典非止成送迎之禮也。有兩雖是車而儀從俱載于車上故註又指出婦姪以貼與意章旨却不重此。

采蘋序曰采蘋大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註所謂能盡誠敬前則食于采字用字中後則在僅之祁祁上見詩。然要見公侯主祭夫人相之上意。祭統云君純

見立于阼階夫人副笄立于東房若執幣刀羞辟夫人薦豆即所謂用之公侯之事之官也。事在宮中先事後宮者先戒其事而後入宮入宮而後薦上而後執禮之序也亦以為立言之序。

爲榮也。祁祁亦然只重僅之祁祁風夜旋歸不酒矣說。僅者步雖疾而被不動之狀祁祁者行有節而被無憇處之意也。俱要照與公侯之數相協意味晦未分為夜天光向晨為夙是一時事非自夙而夜也。允祭公晦入晨出家禮所謂贊明行焉。

、草蟲全詩以未見而憂作主。草蟲阜螽蔽蔚是一時所感。昔君子去時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突見者見其顏色親則有接遇客遇意矣。冲冲者懸而放不下降則放下字蓋潔相叫應也。而恍惚悲而夷皆然亦既三句是擬謀之

詞氣與哀世迥別。

采蘋詞句字究重必晚見既親。俄心始廢而今猶未見也。使戒如何不憂乎。陔山只是起下采物不重望君子意夷平也。心傷感則失其平不傷悲則平矣。漁知盛時獨居之憂其

杞于宗室矣。室荆南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為奧。神靈所接之地也。所尊者居此。故所奠亦在此。莫是陳於此廟廟尸之。藻頂真字耳。

井樂

此詩為恩召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恩德字。弄愛樹。亦不知何以愛至些。說詩湏會此意。斧斬曰伐。手折曰敗。岱屈之使不得遂其生。曰弃。字義愈淺。愛意愈深。勿非禁止之詞。他是不忍意。足上召伯句。是直指些獄之當愛護。非推原所以當愛也。爰憇說。只是猶行時偶急其下。不作布政于其下說。

小春

閏取

金詩怨是女子自述其守禮述嬪之志。不必認作絕人詩。下章亦非是怨語。大抵強暴有求而不得。遂起訟獄。雖其貪濫之常。亦女子之妄動。有以致之。故平日湏以禮自防。即人以非禮輕我。亦只是以禮自守。竹露夙夜。俱是寓言。遠獄遠訟。亦未然事。合而觀之。則是多寡者。即是雀角鼠牙。一流人不長訟獄者。即多露沾濡。無柰我之不出何也。○夙夜只。是清早不必分風與夜。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當時召伯聽訟。何至使貞女被輕。猶云那個說道雀無。他持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府也。強

慕之遠入于獄。坐待有家哉。角音鹿。嘴尖也。牙為牡鹿。是齒之大者。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牆。雀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雀深物鼠食物。故取為強暴之典。無家遠獄。蓋多露之可畏至于此。只是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盡其在戒。則訟獄自可聽之。

羔羊

羔裘大夫居。秋朝之服。秋朝與燕居不同。縫中突兀為絕。有界限。謂之絀。合二為一。謂之總德。是以緜總裘。因以為飾。委絀。義取委曲和婉。與通達義亦相通。服有常。即是節儉。若正直。則在委絀上一層。蓋惟其正直。方能泛容自得。

鵲巢

鵲巢

也正韓詩所謂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著。故能委絀而自得。說此詩。只湏頌文體貼。自然見得。節儉正直。不須推原。○革者毛絀而革存也。絀者革敝而絀見也。晏子一秋寒三十年。必希革而逢見。亦是一証。

鵲其鳴

序曰。厥雷勃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逆政。不遑寧處。其牙一。流人不長訟獄者。即多露沾濡。無奈我之不出何也。○夙夜只。是清早不必分風與夜。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當時召伯聽訟。何至使貞女被輕。猶云那個說道雀無。他持甚麼來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府也。強

三章一意。無淺深重思念意。三何字。采可死。放上輕雷不動聲也。雷照上卦。南山照下斯字。在然遠字。較。然莫敢或追。此反興也。行無二三。自信無利薄。曰厚。下振三二。

字有許多思想深意，平平事是朱子代婦人周旋於意，不以私廢公，亦本小序勸以義意。

標梅

此詩一節緊一節，然皆一時之言。蓋恐懼之心勝，不覺言之轉切耳。標梅是梅之初成實而落者，蓋花繁實多，始結則僅可存十之七，久即僅存十之三。正施夫已過時也。莫作熟梅看，傾筐堅之，亦是違遠意想如此。未必遂是實事。求成，重在以禮上。迨吉迎今，皆是行婚聘之禮。謂則始先定約，徐俟禮行，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曰庚，是未定之詞。士是知禮義之人，迨有達士，恐晚之意，正其說之自守之深慮也。

小星

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不如，舉己之感恩，只以勤勞歸之于命而已。安命正其感恩深處，一切便似怨命，要認兩實字，有點然尊卑，毫無牽強意思。后為未陰之東，妻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星，以補星三五之少，與風夜往來之頻，原有取義，見星而往是夜而初昏，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桂來總在暗中，雖風亦是夜，故曰宵征，此兩句似是勞告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絕

失人專夕之逸，則不同耳。

前章言在東，而參昴舉西方，二宿是東西對舉，以舉鼎二廟，興余祠二物，亦有取義。蒙上在公言。○按內則所謂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是不敢當后，在君所之夕也。浦君若所正內治，五月一休，壻始與其御進，難值后之不在，而其御日莫敢當之，非以通宵進御，適當夕也。見星桂還，仍是通宵，但進子女君五月休沐之期，又必女使授環致齋游，殊無避諱，自衣服以及奉養，逢則參恩寵于貢烹，掌即教于燕寢，退則候鶯鳴于階下，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之比女君多如許歡娛勤勞，尤極與相，即掌御教于燕寢事也。

余祠

余祠是君所寢夫被，女御或抱衾或抱裯，以進于君，是其誠心，但使傳女君之妬忌，則雖欲備其分以致其勞，亦不得矣，故為可憐。

江有汜

此詩作于迎時，全是一慶幸之意，三不咸處，辭氣和平，與各一遭破便無蘊藉，即訖命亦湏得心和氣平之象，若少減切，便似怨命，要認兩實字，有點然尊卑，毫無牽強意思。二水而有歧，則諸亦以成江之水，似不能波及別處，而流長亦有別深淺，凡不能獨行，反與嫡之偶然獨行也。嫁庶翁狀，皆是膝行時，邇想正嫡如此。子禮未安，故燒幸與禮合，故嫁未安則憤，故嘯已合則樂，故歌。嘯歌一順說，側重

在驂。○諸侯之嫁，八歲稱數，十五從嫁，二十終事君子。未仕永寧，則還待年父母之國。

野有死麕

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春者，天地交泰，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過此則裸有梅矣。是以當春有懷興之意，言不潔之物，取之尚以茅包，况女子懷春，乃情之正，而顧以非禮誘之乎？次章以三句興一句，是詩之變格。始五依註以色言，亦有不似。矜儉不受點染，蕙忍以漢撤精絕，康而束以白茅，見人之厭惡也。女而如玉，則係人之欣喜矣。而誘之則豈禮哉？便起。

鴻臚

下意舒而脫上，非教他以禮來，分明教他莫來。猶云爾且度禮義而無急遽也。無感悅，是不得近身；無使尨吠，是不得近家。無字猶言不得如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誠此則末章是詩人托為女子之言。

何彼穠矣

此詩要會詩人望見王姬下嫁，聚贊嘆光景，不挾貴執婦道等語。此際兵無用處，却湏倒漢平王之孫。一句認出王姬來。平王即文王，以德能平正天下，故名肅。雖是文王家風，為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和幣中節，恍然忽見車中人之

歌旦和。故設為問詞，以為此之肅雍，乃若是此人所乘之車也。不駕是肅雍前一層話。執婦道是雍肅後一層話。下將平王二句反覆咏嘆，亦不必泥著婦道說。只為前一乘是親迎之車，後一乘是下嫁之車。則平王之孫肅雍之子，豈不俱在眼前？此其家世何等稱！舉配何等合！故興意再舉前問，俱有答嗟嘆賞意象。言男女之稱而先女者，先君而後臣也。言婚姻之合而先男者，先夫而後婦也。次章重三依二字，末章却要輕些二字。

騶虞

此詩只是即春田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乃至仁無心。辟

鴻臚

生庶類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遂，固屬慘傷，求是物之必遂，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瓦之，如彼騶虞為犯，自矜自善，而疾斧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故直以騶虞嘆美之，推本仁恩及物，便落仁心後矣。更推仁民之條恩，益費。度

下吁嗟，亦不用轉。

騶虞

蘋葦葦，陸草四矢為一發，偶一矢疊雙乃渢五飛。

鴻臚

金詩並未嘗有不得于夫字樣，未有二句不是一堅貞，為質失其所依，因此備受侵凌。只有隱憂而已。次章亦原是汎流情景，匪石匪席，不離相看意，義情上二章正是隱憂

中若起不得明說出也。

首二句只一亦字便含愁無限。耿耿四句一氣直下憂而曰隱有未易語人意。大云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惟于憂之路上分明耳。其他固不及也。本是隱憂而加一如字使愴更深。

不可以茹只寬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說暗引起下章

自反意以身事人原無以兄弟為擾之理。忍而見憫庶無故疎棄之情猶可稍紓耳。怒非情薄是以正義相責不可把兄弟說壞。

不可轉是安貞不屈撓意不可卷是正直無詭隨憲全備

詩傳

國風

主

為寫全備而從容中體為開習。兼二意。纔是擇之。歸六語。

是展轉求自己所以無依之故。非揚己也與上節互鑒相應。

憂心悄悄根自反無缺而不得所依來此雖群小惄然相

得亦難自寬矣而見戒無依方且以愠遇我反若得過干

彼者然由此媒蘖中傷是謂親間由此而衰慢侵凌是謂

父傷且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如此。上豈情所能堪。所

齊報到心魄之意纔寤便樹其心自怨自艾也。

述訓更直是更易不止更代日月非真更迭而時行而已

意似說言之心憂二句承上起下。如匪幹衣摺形容不得
角。血之狀。註中煩冤是心煩而易怒。晴曉心惶惑而亂也。
不能奮飛是憂之極而為一失絕之調。非義不可去而安
之也。然如匪句自得其解。○按小序曰捨舟仁而不過也。
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過。小人在側。則此篇未必是婦人之
詩。

綠衣

此詩比柏舟。根于群小不同。全是憂夫婦之變。而思善處
之道。昔以采蘋比幽顯之失序。次以上下比尊卑之失序。
心憂不須推其流暢。觀下兩章只思度變。則憂亦曉。預各

詩傳

國風

主

革上文遇變聲處為是。萬微是安置廢棄之意。既已幽微

勢必至委居其上不必拘夫所益甚。

之這耳。最得作者婉約至意。

綠惟為綠。所以治之。妻惟少文。所以娶之。此人情之自然。

莊姜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說大二字。至自此于寒風之

繙絡。益恐已諒人之極。不待取法古人。已能泰然安之矣。

前思古人。根妻之見聲來。蓋媒妁由興而生。未免失其
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震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

濟古。古人根已之遇時來。蓋自橘冷淡光景。原無爭寵

之心。故思古之善處此者，若成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也。

二字與賓字還相呼應，下一賓字，覺有欣然會意情景。

然然

道詩以子歸兩字為主，之子于歸以夫亡也，以子弑之歸極告矣，而送其歸者，道際同之，危疑方追，悲人亦還自悲。此豈客尊常臨岐，但步三惜別而已乎？故前三章言遠遠，言瞻望弗及，意皆蒙闇，不敢說出，而末章言任只，言先君之思，有尼與自己關切，深愴平聲，但誦善惡仲氏之賢耳。

卷一

賦

卷一

詩通

卷一

詩

也，胡願飛相上下也，上下共音，其音相應和也，皆取其善不忍離，大歸者，一往而不返于衛也。作文說不出此意，而却要會此意，婦人迎送不出門，別有深情，是以遠送，此別堪為傷哭，而州吁方阻兵安忍，則有注而已，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躋踰路岐，情景實字絕有味，政見無限苦，住是以恩意相孚，契在平日，嫡妻相與上，卒提呼字，便見感念，因而念其立心如此，持身如此，淑慎，謂善能謹守其身，溫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深慎，所從出，終字亦認，居二句，是追憶其平時相勗諭，此意的是所見者。

此詩說風雲霧雷即是說莊公與他，廉比休不同，須休會不敢斥言口氣者，言狂暴，言狂惑，皆一句為比，三言狂惑不開口，言狂惑愈深，皆二句為比，意猶一步進步，而篇首提一終字，已含復意，愈深意矣。

顧我則笑，只消者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浪笑，無之教而已。

霏訓雨土，爾雅所謂大風揚塵，自上而下也，蒙霧，是蔽塞，不開之意，惠然肯來，即顧我則笑一例，這是狃，又似未道，是未，只忽往是謂莫往莫來，呼語寫得癡楚醜，易泥註。

大所期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合莊姜本懷，故最可念。

日月